

T5236.05/4462

7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卷之六 雜文六

雜文六

詩

詩

中興賦一首

九賦卷之二

九賦九篇

友梅說一首

神贊一首

石印

柳宗元

後先生蓋于世也余再逐而浮湘水先生之遺履兮學術

考以庶芳頌德之之而情于其味辭而有明也先生之

不從世兮惟道之就支也 茲獲兮遊世此亦幸甚焉

道御其東此惟中變兮 亦東矣唯交環繞兮蒙其大昌

書事以為益也 亦東矣唯交環繞兮蒙其大昌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六

雜文六

騷三

弔屈原一首

九諷系述一首

九諷九篇

反招魂一首

悼賈一首

弔屈原

柳宗元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掣蘅

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明集作光先生之

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君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

進御羔衷牝雞伊憂兮孤雄束味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

董喙以為羞兮焚棄稷禾詩宜岸宜獄獄之不知避兮



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集榮若繡黼攘折火烈兮娛娛集

娛笑舞讒巧之哢哢兮集以為咸池便媚鞫忍兮美愈集

逾西施謂謨言之恠誣兮集反真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

兮進俞緩之不可為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有

但字仲尼之去魯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

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何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

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

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

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幅兮蹈大故而不貳沉璜

瘞佩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

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托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

睚呵星辰而驅詭恠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

苟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矐朗兮世果以是之為狂哀余

衷之坎坎兮獨愠憤而增傷諒先王之不言兮後之人又

何望中集作忠誠之既內激兮抑咸集作街忍而不長芊為屈

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

不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

兮日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此篇第一千卷哀吊門重出今已削去

九諷系述 皮日休

在昔屈平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為九歌辨窮愁而為

九章是後詞人據而為之皆所以嗜其麗詞揮集作探其逸

藻者也至若宋玉之九辨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嘆王逸
 之九思其為清怨集作愁素艷幽快集作快古秀皆得芝蘭之
 芬芳鸞鳳之毛羽也自屈原已集作以降繼而作者皆相去
 數百祀足知其文難述其詞罕繼者矣大凡有文人不擇
 難易皆出於毫端者乃大作者也楊雄之文丘軻乎而有
 廣騷也梁竦之詞班馬乎其一作而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
 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為離騷之兩派也昔者聖賢不
 偶命必著書以見志况斯文之怨抑歟噫吾之道不為不
 明吾之命未為未文粹作不偶而見志於斯文者吾懼來世任
 臣之君因一作用謗而去賢持祿之士以猜而遠德故復嗣
 數賢之作以九為數命之曰九諷焉嗚呼百世之下復有

脩離騷章句者乎則吾之文未過不為乎廣騷悼騷也

九諷

正俗

粵句臺之薄俗兮其風狡而且苦吾欲以直道烏入切振其
 邪心兮皆逞容而莫顧前而誨行兮後止高而踰集作喻仰
 兮下俯咸為疑吾之儇音翻為愚兮竝以吾之猷音埋為傴羗
 靈脩之乃吾知兮先職我而為輔柰其臣之信信魚巾切兮
 乃不知吾之所撫亡輔切吾欲以明喆之性辨君臣之分兮
 定文物之數吾欲以正直集作許之道兮進忠賢而退姦豎
 吾欲以醇釀之化兮反當今而為往古吾欲以忖度之志
 兮定觚園而反規矩念儻覆上臺下匄之在位兮若梟羊

之當路內灼袒以如傳側吏切兮復何知其所愬乃指天而
鬱悠兮將天奪乎國之祐永怒怒以何言兮將求知於吾
祖

禹謗

有肪兮墨而謂之不潔有泉兮壅而謂之不決有菹兮輶
而謂之不芳有軸兮缺若結反而謂之不轍聲咷呼遠切唏呼
切以無音兮氣鬱悒而空咽集作噎既憇憇魚觀切川文以
憎懼兮又謾謾而不訣誣彭祖以為孺兮謫鳩子以為老
駁衆人之難信兮擗夸者之不悅佞為贅兮何去姦為寵
兮莫副譴為轡兮莫銜謗為玉兮何切瑳既臞而羊切而必
烹兮木方夔子公切兮必折心轆轤以集作似車兮思綿綿

而如跌手欲動兮似拳足將行兮如綫既不辨於文粹作其顏
跖兮遂一貫於堯桀吾哀生之不逢兮奚至死而憒憒念
帝座之不燻他如切兮胡集作故交光於卷舌既何路以自辨
兮遂沒齒而癆刺

見逐

斬尚之言兮美於集作如嬀子蘭之氣兮醜於醒既怒聯音
以相向兮遂裹足而南征而愜愜音以奚文粹作美色兮心慄
慄音以集作而何情耳方聰兮忽瞶集作目正集作視兮忽
盲日當午兮便是天方晝兮不明欲泣兮有血將啼兮失
聲望靈修兮似失出國門兮若驚輒識怨兮欲緩駟知愁
兮復明既徜徉兮夏水復眷戀兮南荆嗟余風稟於大訓

兮濟清國之忠貞既買者之莫余容兮向重蒼而自明既
憐仁以憑義兮遂鉞匹歷切漢書鉞信而規音規誠將真
宰者此字無之不仁兮胡為役余以此生彼鸞音斯之蝨賊
兮固不能容乎鶴鷓彼茨葦之藁穢兮固不能讓於杜蘅
已矣乎國無人兮莫我留將訴帝于玉京

悲遊

荷為稠丁牢切兮芟為罷彼皮切荃為禰居勿切兮薜為禰弭吾
棹兮灑之浦駐吾楫兮湘之湄悲為悲兮新去國怨莫怨
兮新相思幽篁蕭兮靜晚清漪澹兮去遲湘君欲出兮風
水急帝子不來兮煙雨微芷既老兮深一作白澗
紅菱朝浮乎鶻蹠音啼夕叫乎羈雌集作漾漾兮不止潢

音悠悠兮何之日出沒兮北渚雲依稀兮九疑既無人以
辨余兮又何心而怨咨退不解其恠音恠憊音憊進不知其忸
怩寒蠋怨而無聲兮古木淒其寡枝嗟吾魄之不返兮千
秋萬歲湘中馳

閔邪

慨天道之不明兮何獨生此大佞若黶黶之能冠兮當一
國而持柄見亂臣之反詐兮信其主以不競轍已覆而又
遵兮乞將翻而不整不思心腹之疾兮又玩膏肓之病竟
客死于咸陽兮終不作壽王之幸既養虺音菟以遺患兮遂
倒鈇音斤而授柄將諛臣之肆禍兮豈上天之付命粵吾大
以為不可兮彼以災而為慶儻靈脩之魄有知兮刷吾耻

於下暝

端憂

有一美人兮端憂千喑萬愁兮曾不得以少休腸結多以
莫迴兮淚啼劇而不流王孫何處兮碧草極目公子不來
兮清湘滿樓汀邊月色兮曉復一作將曉浦上蘆花兮秋復
秋天次寥以似悴兮峯巉萃以如抽篔簹颯兮兩岸杜若
死兮霜洲遺余程兮澧之側整余陌兮湘之幽望汝頽兮
秭歸憂懷宋玉兮荆門愁欲向天以噉咷兮寸晷不可以
少留又不知吾魂之所處兮求冥冥以悠悠

紀祀

山之巔兮水之渙桂為祠兮蘭為位

一作祀

執玉樽兮扣雷

鼓奠金廬

音廬

兮滴蟬蟻薦瓊芳兮望暮雲獻椒醕兮拜寒

水祝盼蠻以恠談兮巫妖冷而魅醉波倏忽

集作閃倏

兮湘君

風

集作竹

蕭疎兮帝子日將暮兮河伯秋正深兮山鬼神之

化兮何方人之艱兮至此胡不化其邪而為直

集作正

兮胡

不返其戾而為義胡不轉其亡而為興兮胡不易其亂而

為治但血食于下國兮曾不少裨於有為

集作位

吾將乘青

璃而駕白虬兮將謁帝而訴神之累請天弧發鏃兮天棊

行篁神速悔尤俾吾靈脩而易志

捨慕

粵吾秉心兮繫於瑾瑜芬其德而芳其道兮榮於靡蕪將
興國以見罪兮擬佐王而蒙辜彼群小之茸茸兮如慕臭

之蚍蜉以大鵬為雀兮以康瓠為甌以衮衣為襟兮以黎
丘為墟以鄭姬為醜兮以子產為愚以鮑焦為貪兮以孔
聖為誣吾將奮鱗於太空兮奚獨暮此江湖吾將發榮於
蟠桃兮奚獨守此蒿蕪吾將蕩其魄兮驟風軌集作與乾
一作車謁帝於冥冥之中兮秉其生殺之樞將飄飄以高
逝兮亦何必懷此奸文粹邪之故都

絜死

堯死兮舜戚禹殄兮湯絕似玉兮將沉似金兮求折集作
行以仁兮止以義生以貞兮死以絜念余曾不足以蹈聖
閭兮亦慕茲而自悅湘浦兮煙沉沉江兮風切顧影兮自
憐撫躬兮求訣鬼慘兮天愁一作雨泣兮泉咽竟汨沒以

齋淪兮求幽憂而拂鬱湘之山兮未盡湘之流兮不竭千
秋兮愁雲萬古兮明月靈均之冤兮孰能銷其氣靈均之
愁兮孰能釋其結來者之取集作鑒兮無致恨於牙孽

反招魂

并序

前人

屈原作大招魂

或云景差作疑不能明

宋玉作招魂皮子以為忠放

不如守介而死奚招魂為故作反招魂一篇以辨之辭曰
承溟滓之命兮付余才以一作輔君君既不得乎志兮余

飄飄而播遷余將蕩大空而就滅兮君又招余俾復身余

詣帝以請訣兮帝俾巫陽以筮云巫陽御一作余以不可

歸兮故作詞以招魂集作君乃下招曰君集作余歸來故都

慎不可留此其君雄虺兮其民封狐此食民之肝膈以為

其肉兮摘民之髮膚以爲其衣此朝刀鋸而暮鼎鑊兮上
睽昧而下墨呆上眉下癡此君兮來歸故都慎不可留此余昔
爲比干之魂兮干僂而余去此未聞干貪生以自招兮余
竟潔其所處此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此余昔爲伍胥
之魂兮胥僂而余逝此未聞胥貪位以惜生兮執屬鏹而
不滯此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此余昔爲弘演之鬼兮
演自殘而余行此未聞演惜命以不死兮俾其義而義明
此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此帝命余以輔君兮亦以君
之忠介自今以忠而見聞歟尚盤桓而有待此將自富貴
而入羈旅兮其志乃悔此將戀骨肉而惜家族兮何不自
裁去聲此梟食母而鏡鏡集作食父兮見禽獸之爲生此苟覓

殘者眉壽兮食梟鏡鏡集作之集作同名此君乎慎勿懷故

都之戀歸來乎余爲君存千古忠烈之榮名集作此

悼賈序

前人

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學大矣哉真命世王佐之
才也自漢氏革羸高祖得於矢石不暇延儒生文粹及爲
天子制缺度弛處華而夷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朝儀其
制未悉唯生草其書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革輿服
通流貨幣天不祐漢絳灌興謗竟枉其道出傳湘南集作
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沅文粹無湘沉文以
弔之故其辭曰曉丑離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一作
此故噫余釋生之意矣當戰國時屈平不用於荆則有齊

趙秦魏矣何不捨荆而相他國乎余謂平雖遭斬尚子蘭
之讒不忍舍同姓之邦爲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見棄
又甚於平當漢時舍乎帝則爲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
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捨諸侯則胡越矣如適胡越則
新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憤深其詞
隱而麗其藻傷而雅余悲生哀平之見棄又生不能自明
一作其道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在於一
時而在于百世之後者乎其生之哀平歟余之悲生歟吾
之道也廢與用幸未可知但不知百世之後得其文而存
之者復何人也咸通癸未中南浮至沅湘復沉文以悼之
其詞曰

身炎緒之媽綿兮其國度之未彰平天錫生以命理兮冀其

道之益光偉吳公之知賢兮道甘其名於文皇既賴音厥音軫

以召之兮遂位之於上庠愍耄儒之燹室集作兮對天問

文粹作之懟天問懟之不臧既群愚之讓俊兮馳其譽之煌煌集作嘆

大漢之不緒兮蚪其賢於汗潢上下溷而不分兮議削制

於驕王殺僂焚而不制兮斷粹胡與集作寇攘羗虜全以

侵華兮魯不能以抑強餌其嗜之延延兮寔一作三代之

計良念五德之更承兮論臚結而不綱乃秉臆以興說兮

數用五而色上文粹黃又諸侯以開國兮輸其租於咸陽

曾不得以撫民兮俾其君兮可忘請紆網音以乘印兮各

馳化于所疆上既說而欲大通兮遭絳灌于東陽道既擯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余賜

兮何明何出傳于三集作沅波之滄集作沅兮或

漁集作棹以夷猶望靈均之没所兮顛音其心之怊怊臨

汨羅之浩漾兮想懷沙之幽憂森一作穆蘿以蒼鬱兮時

併狃以相號霧雨暗于北渚蝸蟪毒乎芳洲景黯沮以不

明兮若夫悼乎離騷香依依兮杜若韻淒淒集作兮葉勞

上音栗 下音勞山隱隱以掃空兮煙微微而澹集作秋吾不知所

感兮淚憤恨以橫流當抱憤于渺藩兮曾無足以少休既

莖亂以傷思兮聞集作鴝鷓而動愁嗚呼哀哉世既不平

頷吾感切吾道以為非兮吾復何依蘋蘭憔悴兮稂莠繁滋

麟鳳匿跡兮梟鏡文粹騰威憤文粹匠罷斤文粹兮拙者

構之離婁閉日兮瞽者揚眉子都蒙袂兮敦洽騁姿嗚呼

哀哉亦先生之尤也貽其世之不可兮何不解而去位文

垂萬世之名兮取舍在此奚自取謗於童叟兮乃憫然而

為累蓋伊尹三就五就之心兮冀其民之可治柰昏昏之

不悟兮又被之以非議幸一人之再覺兮答受釐之奧義

既辱王以墮駕兮乃冤慟而已矣訊曰君不明兮莫我知

幽都寂兮和涕歸文懸日月兮俟後聖用之大故忽兮其

何足悲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七

雜文七

騷四

讒風伯一首

愬螭一首

哀溺一首

憎王孫一首

逐畢方一首

罵尸蟲一首

招海賈一首

讒一作訟風伯

韓愈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外雲兮
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寢寢兮將欲墜風伯怒兮雲
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閔其光兮不闢其神嗟風
伯兮其將集作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脩祀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七

友金貴

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

雲屏屏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集作雲

不得化寒之使雲集作氣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其

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集作今我上訟兮其罪誰

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一作之死兮人誰汝一作爾傷

愬螭序并

柳宗元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崖螭牽以入一

昔集作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

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夭殤終何為兮堆山醜江司者

誰兮突然為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兮父母孔愛

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泚泚相流清且微兮陰幽

洞石蓄怪螭兮胡濯益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

魂其安游覲湘纍兮嗟爾怪螭害江湄兮游集作延沫重瀾

集作淵物莫威兮螺形决目潜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

歲既大旱澤莫施焉妖猾下民使顛危焉充心飽腹肆敖

嬉兮洋洋往復流逶迤兮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茂棄無辜

送恠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

浸用吉無疑兮牲牲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

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序并

永集作零陵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舡絕湘

水中濟船破皆游

集作浮

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

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

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

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

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

吾哀游

集作溺

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世濤鼓以風湧

兮浩滉盪而無舟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

亂而無如今負重踰乎崇丘既搖

集作浮

頤而滅簪兮不忍

集作欲

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

襲以舞淵

集作淵

兮魂俵俵而焉遊龜鼃互進以爭食兮魚

鮪族而為羞始貪贏而

集作以

嗇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

沒而後不知懲今更攬取而無時哀哀茲氓之蔽愚兮友

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

靈於鳥魚兮胡昧尉而蒙鈎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遊

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今

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

牛復尸而不盈民既賀賀而無知兮故與彼咸謚為氓死

者不足哀與中人之為余再更噫

憎王孫

并序

前人

後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後之德靜以恒類仁讓

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

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

熟嘯呼群萃然後衍衍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
故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啾啾疆
疆雖群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
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
熟輒齧捉集竹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嚙以頰貯山食曰嚙
之小草木必陵挫折使之碎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
蒿然以是後群衆則逐王孫王孫群衆亦辭後後棄去終
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
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漉漉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
間惡者王孫兮善者後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

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目宣斷外以敗
物兮內以諍群排闥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已
不分充噉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群披競
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厭苦兮號穹旻王
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猶不聞後之仁兮受逐不校
退優游兮惟德是徇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群小
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
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
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序

前人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炎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

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爨瞑
不燭皆列座屋上右右視罷不能集作休蓋類物爲之者
訛言相驚云有恠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
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若今
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又有文粹作鳥傳者其畢方歟遂
邑中狀而圖之襍而磔之爲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其材大施棟宇小蔽草萊各有攸宅兮

時闔而門火炎爲用兮化食生一作財胡今茲之怪戾兮

日十藝而窮災朝儲清以聯遂兮夕蕩覆而爲灰焚傷羸

老兮炭死童孩叫號隳突兮戶駭人哀祖夫狂走兮倏忽

往來鬱攸孽暴音兮混合恢台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休

炊息燎兮仄伏煨煤門薨晦黑兮啓伺姦回若墜之天兮

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蓋已問之禹書畢方是崇嗟

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

僂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慙咸至

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太陰施威

兮玄冥行事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術巧莫救汝死黠

知亟去兮愚乃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

天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恕兮求汝世日之良兮今

速逝急急如律令

罵尸蟲并

前人

有道士言人家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

曰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
疾癘夭死椰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
尤者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集作以非陰穢小蟲縱
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
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
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
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詭灰而寓乎人以賊厥靈
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潛覷默聽兮導人為非冥持札牘
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
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誦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

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鬪為安佚僭下謾上
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
于帝遽入自屈慕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人之恤
彼脩蚘恙心短螻冗胃外搜疥癩下索痿痺食人肥膏集作
侵侵肌膚為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
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口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
正直寧縣嘉饗答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躍
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集有生速滅汝集有
之精葶收震怒將勅雷霆擊汝艷都糜爛縱橫俟帝之命
廼施于刑群邪殄夷一作殊大道顯名害氣永平厚人之生
豈不聖且神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

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
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招海賈

前人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一作刑大海盪汨兮

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

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君不返兮逝恍惚舟航軒昂兮下

上飄鼓騰趨一作蹕嶢嶢兮萬里一覩率入泓坳兮視天若

敵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八一作九首兮更笑迭怒垂

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墨齒棧集作黑齒

鱗文肌三角駢列耳離披反斷又牙蹕嶽崖地首豨鬣虎

豹皮群没牙出謹邀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

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矧羽無力鯨鯢疑畏淫

淫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恠石森立涵重淵高下列集作

置滔危顛崩濤搜䟽剡戈鋌君不返兮若沉煎疊用顛字

其外大泊平齋淪終古廻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

不返兮亂星辰東極西傾海流下集作屬泯泯超忽紛盪

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艦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

焉薄海若畜貨號一作風雷巨鼇領首岳山頽猖狂震虯

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

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

堅無虞岐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

自如撞鍾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湏膠鬲得聖捐盥

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
煮鹽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道
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爲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爲
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魄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
寧君軀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八

雜文八

騷五

秋風搖落一首

擬招隱士一首

獄中學騷體一首

招北客文一首

文祝延一首

爲人譏乞巧文一首

湘中怨解一首

迎潮送潮詞一首

憫禱辭一首

秋風搖落

梁孝元皇帝

秋風起兮寒鴈歸寒蟬鳴兮秋草腓萍青兮水澈葉落兮
林稀翠爲蓋兮玳爲席蘭爲室兮金作扉水周兮曲堂花
交兮洞房樹參差兮稍密紫荷紛披兮疏且黃雙飛兮翡

翠並冰一作兮鴛鴦神女雲兮初度兩斑妾扇兮始藏光
且淹留兮日云暮對華燭兮歡未央

此篇三百三十一卷重出前已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擬招隱士

范縝

修竹苞生兮山之岑繽紛葳蕤兮下一作交陰木龍藂兮

魏峩川澤泱泱兮雲霧多悲援鳴噪兮嘯傳侶攀折芳條

兮聊停佇夫君兮不還蕙華兮彫殘歲晏兮憂未開疑作

草蟲鳴兮嗶嗶蕭兮森兮玄澗深悵傍徨兮沉吟紛紛一作

紛兮菴夢一作窮巖穴兮熊窟幽林杳真兮吁可畏欽崙

兮嶮義爰我兮傾欹飛泉兮激沫散漫兮淋漓弱蘿兮修

葛日蔓兮長枝綠林兮被崖隨風兮紛披猛獸兮封狐耽

耽兮視余扶藤兮直上巖巖兮嶷嶷一作霏霏兮敷敷赤

豹兮文狸攀騰兮相追思慕公子兮心遲遲寒風厲兮鴟

梟吟鳥悲鳴兮離其群公子去兮誰與親行露厭浥兮似

中人

獄中學騷禮

盧照隣

夫何秋夜之無情兮皎晶悠悠而太長園戶杳其幽邃兮

秋疑作愁人披此嚴霜見河漢之西落聞鴻一作鴈之南翔

山有桂兮桂有芳心思君兮君不將憂與憂兮相積歡與

歡兮兩忘風嫋嫋兮木紛紛凋綠葉兮吹白雲寸步千里

兮不相聞思公子兮日將曛林已暮兮鳥群飛重門掩兮

人徑稀萬族皆有所托兮蹇獨淹留而不歸

招北客文

岑參 文粹作蜀孤及

蜀之先曰盤藪兮縱其目一作號以稱王當周室陵頽兮亂

無紀綱洎乎杜宇從天而降鼈靈沂江而上相禪而帝據

有南國之九世二字一作地蜀本南夷人也皆左其衽而推其

髻及通乎秦也始於惠王之代五牛琢文粹作琢而秦女至一

蛇死而力士斃二江雙注群山四蔽其地卑濕其風勝脆

蠻貊雜處洩熱為隣地偏而兩儀不正寒薄而四氣不均

花葉再榮秋冬如春暮夜多雨朝旦多雲陽景罕開陰氣

恒昏以暑以濕為瘴為癘氣滯熱以中人吾知虛腿之疾

今將嬰爾身蜀之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其東則大江云

云下絕地垠百谷相吞出于荆門突怒吼割附于太白渤

瀟湘研會于滄溟跳噴浩淼上濺飛鳥楚縮盤渦下漩鼉

鼉三峽兩壁亂峯如戟槎枒屹崒瀕洞割拆高干天霓雲

外水積盡日無光其下黑窄瞿塘無底淺處萬尺啼猿哀

哀腸斷過客復有千歲老蛟能變其身好飲人血化為婦

人衒服靚粧遊於水濱五月之間白帝之下洪濤塞岷不

見灩澦翻天蹙地震吼雷怒亦有行一作舟突然而去人

未及顧棹未及舉瞥見陽臺不辨雲雨千里一歇日未亭

文粹作移午湏更黑一作狂風暴起拔樹震山石走沙飛波騰浪

翻舟子失據摧檣折竿漩入九泉沒而不還支體糜散蕩

入石間水族呀呀撥文粹作撥刺爭食蜀之東兮文粹無不可

以往北客歸去來兮其西則高山萬重峻極屬天西有崑

崙其峯相連日月迴環礙文粹於山巔巖崖盤欽天壁曼

絕陽和不入陰氣固閉千年增冰萬古積雪谿寒地坼谷

凍石列夏月草枯春天木拆蒼煙凝兮黑霧結人墮指兮

馬傷骨江水噴激迴盤紆鬱文粹棧壁綠雲鉤連相撐繩

梁礫虛傳文粹杳杳其下不見底空聞波聲過者矍然亡

魂喪精復引一索其名為竿人懸半空度彼城壑或如鳥

兮或如攫倏往還來幸不落後文粹有豪猪千群突出如

牛脩角如劔餓虎爭肉吼怒闕闕復有高崖墜石兮聲如

雷之軒轟上敲下磕似火迸兮滿山流星礮谿忽兮倒流

林岸為之頽傾驚文粹騰狖與過鳥駭木魅兮山精深

榛努一作怒鬣射人寒態孔碩登樹自擲見人則擘巨糜飛

石壓人兮不可行西有犬戎與此山通行貌類人言語不

同羶廬隆穹毳裘蒙茸啜酪啖肉持鎗挾弓依草及泉務

戰與攻其聲如犬其聚如蜂中國之人兮或流落於其中

豈知掘鼠茹雪以為食終當鉞其足而纍其胸泣漢月於

西海思故鄉於北風蜀之西不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其

南則有邛崃文粹之關天設險難少有平地連延長山橫

亘瀘江傍隔百蠻吁彼漢源上當漏天靡日不雨四時霧

然其人如魚爰處在泉終年霖霖時復日出斨斨諸犬向

天吠日人皆濕寢偏死腰疾復有陽山之路毒瘴下凝白

日無光其氣菁菁暑雨下濕黃茅上蒸南方之人兮不敢

過豈止走獸踣兮飛鳥墮吾不知造化兮何致文粹此方

此蜀之南兮不可以居文粹作蜀之南不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其北

則有劔山巉巉天鑿之門二壁谿谿高崖嶙峋上柱南斗

榜鎮於坤下有長道北達於秦秦地神州中有聖人左右

伊臯能致我君雙闕峩峩上覆慶雲千官鏘鏘朝於紫宸

王樓鳳凰金殿麒麟布德垂澤搜賢修文皇化欣欣煦然

如春蜀之北兮一作不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

文祝延序

沈亞之

文祝延之指本有集作其本傳祀閩人歌其賢也閩侯居

政得民民蔭而安他日侯恙在體巷野之祈祀於神者皆

以侯請蓋憂焉後得間而祠乃舒其俗以為言俚不足自

道或謂軍副者亞之能變風從律善闡物志因耆耆為請

於是與聞之二字以通其意且以古之得人者衆皆祝延

之今復用言命為篇目其詞二集有

閩山之枕杭兮水泖泖吞荒抱大兮沓疊層騰氣清渾兮

朝昏神生其中兮宅幽凝居如山兮惠如水處端卓兮赴

下而忘鄙售集作人之祈兮從人之祈市攀清明兮咋髮

髯我民請兮期吉日願聽誠兮陳所當侯臨我兮恩如光

照導兮煦覆惠流吾兮樂且康恭聞侯兮飲食失常民焚

祭集作憂兮心若瘡飽我之饑兮侯由百集作穀神有澤兮

宜陰集作沃脫侯之恙兮歸侯之多福群卑勤之潔恭集

祭集兮鑒鎮盟乎山行

右一閱為祈神

兜載吹兮音咿咿銅鏡吹兮戢呼戢睢樟之蓋兮麓下雲
垂幄兮煙為帷合吾民兮將安惟吾侯之康兮樂欣肴盤
列兮合集作神神擺漁篁兮降拂萃萃右侍妓兮左夫人
熊修邃兮佻眇調丹含瓊兮瑤聲使笑馨炮羶燔兮溢按
豆爵益無虛兮果撿雜佑杖集作雲清醉兮流融光巫裾
旋兮覲袖翔瞪虛疑兮鑿迴陽集作覽語神歡兮酒云集
味央望吾侯兮遵賞事朝馬駕兮擗寶轡干彌函弦兮森
導騎吾何樂兮神軒維吾侯之康兮居遊自遂

右一闕為酬神

為人譔乞巧文

和史館陳學士作

前人

邯鄲人伎婦李客

集作容

子七夕祀織女作穿針戲取茗薑

芙蓉雜致席上以望巧所降其夫以為沈下賢工文集有
能剗窈窕之思善感物能因請譔為情語以道所欲詞曰
惟雲渚之震集作晨秋兮天曠碧以疑慕懸韶桂於姮月泫
明淚之新集作清露即河集作何非房之將期儼龍輪以就馭恭
聞司巧之多方妾修馨香以奉具竊獨溺於自私希靈娥
之所付羽集作碧疑其異質兮韻隆虹集作於靈籟假文
羽於孔雀兮而使擅夫佳麗載雲蟬之重綉兮塗蠻金於
綺篲細綃縷於藕腸兮差蓮跗以齒緻集作而織瓜之絲
蟲兮集作命纖瓜集作裏簷機之夕綴是物之巧功善飾願賜
妾於針紉也葩萼鬱於濃妍包多宜以善喜一作引織吹
於輕颺若將翔而復倚醉光春之流景播清香於萬里霓

煙出乎無間縹窈眇以斐亶若披若曳兮捲平林兮橫曉

水一作若曳乎平林捲襲霽旦之繁芳兮因文集作映而

增綺澹冉冉其夥容一作澹凝佇世無容集作以皆此是

物之巧容善態願委妾於態媚也短蒲狹淡兮曲溜溢鵝

鵝鷓鷯兮引乳娣戲音一有清諧兮蕩一有曳牽遊裾之

低疑兮蔓春心於淇裔枯寒勁幹兮憶氣擺風叫夜兮留

澡雪留韻淒澁兮映嚙咽吟夢語之連一作連感霜鍾之

流越是物之巧音善感願付妾於管絃也

湘中怨解序

前人

湘中怨者事本恠媚為學者不當集作有述然而淫溺之

人往往不悟今欲慨其所論以著誠而已從生常教喜集

善譔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

垂拱年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

月度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察集作之見艷

女三字集作見有翳然蒙袖麗情集曰我孤養於兄嫂惡

常苦我麗情集作今欲赴水故留哀湏臾生曰能遂集作

我歸之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居號曰汜人所麗情集

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辨之書亦嘗擬其調賦為怨詞其詞

麗絕麗情集作亦嘗擬詞世莫有屬者因譔風光集作詞

曰隆佳秀兮昭麗情集盛時播薰一作綠兮淑華歸故里

蕙集作與處萼兮潛重房以飾姿見雅集作能之韶羞麗

容集作兮蒙長藹集作以為幃醉融光兮渺渺瀰瀰迷千里

今涵湮媚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姚娜之穠條兮嫂集作盈

盈以披遲酡遊麗情集顏兮倡蔓卉穀流電兮石髮隨施

麗情集生居貧汜人嘗解篋出輕繒一端與賣胡人酬之

千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蛟宮之姊也

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為訣耳相倚二字集作即相

持啼泣生留之不能麗情集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為

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

生愁思吟之曰情無垠兮蕩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

未終有畫艦浮漾而來中為麗情集綵樓高百餘尺其上

施幃帳欄櫳盡集作飾帷褰有彈絃鼓吹者皆神仙娥眉

被服煙電麗情集裙麗情集袖皆廣長麗情集其中一人

起舞含嚔凄怨麗情集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沂清風集作

麗情集今江之隅拖湘波兮裹綠裙荷拳拳兮情未舒匪

同歸兮將焉如舞畢歛袖翔然疑望樓中縱觀方悟貽二

麗情集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余聞之於

朝集作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蓋欲使南昭嗣煙

中之迷集作為偶唱集作也

迎潮送潮辭并序 陸龜蒙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濤通浦淑而朝夕之

潮至焉天弗雨則軋而留之用以滌濯灌溉及物之功甚

鉅其形狀遲速繁望晦盈虛也用之則順而進捨之則默

而退有類乎君子之道翫而感之作迎潮送潮二辭以聊

寄聲於騷人之未云集作耳

迎潮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卑兮魚箔短遠
岸沒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涯際既充其大兮又充其細
沒幽逕集作沒幽岸文粹作密幽兮欵柴門寂寞留集作流連兮依希舊
痕餘波集作濡腴文粹作濡餘澤槁兮潮之恩不尸其功兮歸於混
元

送潮

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灑灑汀葭蒼兮嶼蓼枯
北風騷牢兮愁煙以孤大幾望兮微將晦翳睨文粹作瀛溶
兮歛然而退愛長波兮數數一幅巾兮無纓可濯帆生塵

兮檝有衣悵潮之還兮吾猶未歸

閔禱辭有

劉說

小子出都城見邑大夫為民之禱者屬石燕不飛商羊不
舞民有焦心請大夫祈龍波祠以厭民望彼巫歌伶吹竹
鼓拽呼空者訖唱屢夕俄然微灑輕霰若神之來意似閔
巫之役是也作辭以吊民云

公邑之南兮禱龍之潭空波隣天兮雲物中涵鱗颺藪碧
兮淵恠相參風翼輕翔兮帶直煙嵐吏不政兮胥為民蠶
政不繩兮官為胥酖彼民之不能口舌兮為胥之緘進不
得理兮若結若鉗陰戾陽返兮民之不堪燥集作燥日流熠
兮赫奕如倏齋泉沸涌兮如湯而炎役巫女兮鼉鼓坎坎

平聲
叶韻
風笛搥空兮舞袂衫衫胥不屢祈兮官資笑譚胡不
戮狡胥兮徇此潔嚴胡不罪已之不正兮去此貪婪荷天
子之優祿兮胡為而不廉又何役女巫而集作禱此空潭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九

雜文九

帝道

擬劇秦美新一首

王謀真紀一首

唐真符解一首

唐天志一首

擬劇秦美新

岑文本

伊太極草昧元氣氤氳二儀肇闢三才乃分火化之風既
往結繩之政無聞遐哉邈矣故靡得而云也逮乎書契興
爰豕辨皇王著謚號闡歷選列聖迭聽貴篆犧農崇行道
之化堯舜弘揖讓之風湯武以干戈而稱盡美成康以刑
曆而表成功雖步驟殊時澆淳異世一作道有文質政有
隆替不在天文因人垂制規模煥其有章聲實渺其難繼

異哉秦氏之爲政也恃峭函之作固因襄文之餘烈窮起
剪之暴兵納鞅斯之邪說兼兩州之地削六雄之轍先生
之道廢曩聖之德滅利觜長距殫蒼生之命刮語焚書愚
黔首之性海內訾其凶滅天下苦其苛政於是懷道挾術
之士背三秦而遠跡抱樸養素之夫竄九夷而自適趙高
閻樂啓其亂陳勝吳廣伺其隙爽六璽於二代隳七廟於
一擲永鑒其弊吁其劇歟奧若漢祖之龍飛踐宸極居大
寶感素靈之符行玄聖之道靖大亂以求寧濟斯人於難
老泊文景之纂曆乃守文之有聲逮武宣之繼統亦玉功
之有成然而關皇王之要道慙天地之至精仍踵秦之制
度尚沿秦之章程旣無聞於改作孰與發其聲明雖時乘

於六位實貽誚於三靈者矣我有新之創業也累功而擬
帝圖積德而膺寶命政化洽於巖廊惠澤溢於號令四表
荷其亨毒萬物遂其正性帝典闕者旣補王綱弛者咸正
其德也彌厚其道也彌盛若夫文軌大同夷狄嚮風武功
也制禮裁樂遷風變俗文教也肇改正朔爰變服色至聖
也旣厝刑書亦廢囹圄鴻德也是以天不愛其道地不愛
其實龜威浮洛飛黃服阜一角九尾之瑞朝夕堯牧并柯
共穗之祥日月畿服超邃古之芳英邁前王之簡牘其天
意也如此其人事也如彼諒可以披綠圖詔青史降齊郊
下羸里登介丘以昭德同梁甫以播美摛記牒於無窮播

歌誦而盈耳俾夫千載之上往聖惡其鴻名百代之後下
王奉其英聲固皇極於造化合至道於神明豈不美哉豈
不美哉

王諫真記

謝偃

與一氣未分之前二儀肇闢之始綿哉邈矣固無得而稱
焉泊乎立極斷鼇補天煉石三光抱日之帝九色乘雲之
皇龜文發而八卦成鳥跡命而六體備於是書契著矣文
籍興焉是以褒貶定下一言美惡在乎千里或揖讓以崇
文德或干戈而擅武功雖五運代昌三正更襲質文殊軌
馳驟異規莫不詳諸典策可備而言矣爰自近代迄乎周
秦兵革迭興英雄一作互起假名竊號者三分有二千紀

亂常者十居其九是以八維幅裂四海瓜分玉壘稱王金
陵謀帝重以中原塗炭戎羯憑陵文冠禮樂掃地將盡數
百年間未聞一作正朔我聖王之受命也則九服翹心三

靈竚睠振乾維以綴象舉地絡以籠人曩者炎運將終九
域淪陷於是披丹霄而軒鵬翼駕玄海而截鯨鱗俯拔嵩
華仰迴星漢納風雲於懷抱鼓雷電於霄臆流雕矢於日
谷橫文劔於天外所以八秋乘風九夷請朔固可以包鎮
虞夏跨躡殷周於是體天制作順時立極進力牧於沮澤
求風后於海隅所以三傑並臻十亂咸集故能佐命垂統
飾化開業也所以神功茂績通幽洞冥反無爲於上皇復
淳朴於太素是以歌五英則八風順奏六德則百獸舞至

於素毳丹羽極飛走之祥頽萼華叢窮草木之瑞天無所
秘地無所隱圖史一作所莫紀篆謀所未詳莫不昭晰相
暉紛綸交映克庭滿園盈郊洽野豈止二氣運而景星出
三文著而神鳳儀而已哉於皇上帝於始月首日乃負斧
宸御華軒駐金根陳五輦千門既啓萬國咸萃金石備列
琛贐畢陳於是九司三事群公百辟相與端紱理纓趨而
進曰臣聞惟天爲大聖人所以取則謂地蓋厚皇王所以
受圖是知仰觀俯察明靈斯在上戴下履福應攸歸莫不
順之者獲昌違之者致咎臣逖聽邃古遐觀往謀睿君哲
主無易茲道雖復七十二代書契莫司至於登介丘基厚
地建顯號施尊名展禮告成其義一也此乃百王之壯觀

萬古之不業昔齊桓以三代之功處諸侯之位尚睥睨梁
甫捲顧太山况乎扼四海吞萬國寵九域括八荒如何湮
沒而無聞哉夫登封者所以易姓奉繼興絕崇功不可闕
也是可闕也則神可誣而天可欺矣今陛下乃欲貶惡百
靈拒絕群議虧厥真紀昧茲懿德使泰山指望梁甫失幸
金繩脫檢玉牒收文瑞日潛暉德星晦色此非所以發榮
舒德應天順時垂裕百代激流千祀者也臣等盡慮悉心
不敢奉詔曾計腹議切欲獻忠往者九章淪次五緯一作
失方遂令歸餘爽終履端乖始陛下既考之以玉律又則
之以金儀定千載之差辰正百王之廢朔符落下之明驗
復容成之妙旨此又聖德之感也伏願陛下上祗天休下

順坤德叶群神之望從億兆之心清蹕云亭鳴鑿岱岳肆
射牛之禮展大澤之詩垂糾幄而佇群神謁紫壇而陳衆
瑞使白雲朝起靈光夜燭應千齡之期流萬歲之響則四
溟受福天下稱秦臣等敢資靈貺合符瑞之至極願以固
請於是乃凜然動色曰過乎何辭之飾也朕聞惟德弗逮
罔有克惟言弗審罔有徵觀乎周漢之苟進退足惡矣縱
天命有在予將崇讓焉於是搢紳之徒俯而謝仰而頌德
曰

明明聖範巍巍至德玄化難名神功靡測上包乾蒙下括
坤城五岳塵銷四溟波息仁風綿浹惠澤下濡船海極琛
梯山窮貝九譯同德萬里齊信宿慧收芒朝雲解陳階冀

晦落庭軼晨鮮氤氳和氣蕭索非煙輪重壁合星次珠聯
鴻名始茂景祚方延霧闢雲岸霞褰日觀山川效祉人神
叶贊靈貺疑祥光華啓旦播美貞石馳芳柔翰德盈彌損
道積逾中禮成思大樂變推功讓為政始益寡謙終千齡
展美萬古承風

唐貞符解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

一作懼

言所貶州

三字文粹作貶所

量移流人吳

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
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彪彪子固皆沿
襲啗啗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
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太公一作甚功一作皆失

厥趣臣為尚書即時嘗者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
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
不免究備武陵即扣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
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
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於時獨一作不為也苟
一明大道施于人代集作世臣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
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倥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斂文粹作擊闢

怒振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惚惚而生林

林而群雲霜文粹作霜雪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

穴挽草木取皮革饑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知噬禽

獸咀菓穀合隅而居交焉而爭際文粹作睽焉而闢力大者搏

齒利者齧瓜剛者決群眾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

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

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聖人

焉曰黃帝遊集作造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劑量然

猶太公之道不克建於是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

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集無此二字有能者叅而維之運臂

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太公乃

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一作不極亂而後稍可為也而非

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

於禹曰文命祗承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萬民於武

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維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
 求祀後之妖淫嚚昏好恠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
 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甚可羞也
 而莫知本於厥貞漢用大度克懷於有氓登能庸賢濯瘳
 煦寒以廖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妄臣妾乃下取虺蛇上
 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脅
 毆縱吏俾東之太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
 有莽述成効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
 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龐亂鉤裂厥符不
 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文粹作譏為也積大亂至
 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電

熿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
 降霖雨濬滌蕩集作盪沃蒸為清氛疏為冷風人乃溍然休
 然相睎文粹作歸以生相持以成相弭以寧剗集作琢屑屠剔膏
 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集作
 逞于夷途焚折抵荷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
 集族歌舞悅懌用祗于元德徙奮祖呼犒迎義旅謹動六
 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
 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灑灑
 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
 鄉為義廩歛發謹飭歲丁大侵集作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初
 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文粹作小大生而孥愷

悌祗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
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不揚于後嗣用垂于常
一作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
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求求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
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
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
以桑穀昌以雉雉大宋之君以德文粹星壽鄭以龍衰魯
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
代光紹明濬深鴻龐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
詩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謚哉乃黜休祥之奏貞符之奧思
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

詩曰此下集於穆敬德黎人皇皇集作惟貞厥符浩浩將

將集作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燮文粹于爨沸一作炎以

澣殄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

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糧集作形輕以清我完文粹伴我

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神后之子子思孝

父文亦患已集作拱之戴之神具爾宜集作載揚于

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滌

訟集作于比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祗一乃心祝唐之紀後

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乂曷徒祝之心誠篤之戶文粹

協人同道以告之伴彌文粹億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

永永毗之人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

皇靈無替厥符

唐天志

歐陽詹

天雖覆育生生如有其集作情則或與或否其與也非徒與
 其否也非徒否受命有生生者率其道反其道之致焉率
 則與反則否斯理也固必信至皇帝以乎皇唐百七十有
 五載皇帝御宇之十四祀也歲在辛未實貞元七年其受
 命率道天與生生如其情之秋歟神哉靈哉明允惠和哉
 是歲之天也亭乎其正洞九霄之清澈清澈之中若有同
 夫有求者鬱乎其變浮五色以薰郁薰郁之中若有察夫
 所厭者稱物之性應時之欲手足之赴人心羽翼之循鳥
 情農夫在畦蠶婦在林商或舟車工或燧艘願燥願濕罔

不從志其餘則三光流序六氣時行上至事事下均營營
 羽毛鱗介勾甲芽萌求諸濡溼則常雨求諸煦旭則常晴
 求諸吹盪則常風求諸恬謐則常寧求諸煙雲則常陰求
 諸日月則常明非不雨也非不晴也非不風也非不寧也
 非不陰也非不明也合雨而後雨物不乏其雨合晴而後
 晴物不乏其晴合風而後風物不乏其風合寧而後寧物
 不乏其寧合陰而後陰物不乏其陰合明而後明物不乏
 其明實皇帝知上帝以生生為已物與其禍福配已得失
 而冥之欽若兢若溫如穆如心性二儀支體四時似續上
 玄之効文粹與夫人心能領天之憂承父之命繼堂紹構
 得其心贈遺獻酌愜其中則財賄器物惟意是役一作牧

園臺隸唯意是用一作後以其役無不當也以其用無不宜

也土德勝天寶隨維唐皇帝則唐天子第九子也既克負

荷上天所以雅意焉且煙雲風雨亦天之財賄也日月星

辰亦天之器物也神祇精靈亦天之牧圉臺隸也是以皇

帝動息神祇莫不隨旨趣精靈莫不由肅穆寂寥絡繹虛

無囊篋日月管鑰風雨敬恭誅責而啓閉多少之故將蔭

麻施煙雲若自請帷幕而使張矣將灑潤散氣風雨若自

請盆萋而使澆扇矣將烜清晝布陽德若自請燼竈而使

燁灼矣將先幽夜啓陰靈若自請燈燭而使昭明矣處植

維茲含靈不折以莓莓熙熙蓋子祇父慈相為福釐也凡

書惡紀善雖史官之職箴淫述德或人所通規鯁生則人

之一匹夫耳謳吟日月而為之志若簡策已載復何言哉

儻猶未也庶補其闕是歲也扶風寶公叅河中董公晉翰

政之三年趙郡李公紆為天官之四年范陽盧公徵為地

官之元年范陽張公濠為春官之二集作三年昌黎韓公何

為夏官之三年吳郡陸公贄同為夏官之二年京兆杜公

黃裳為秋官之二年清河張公式文粹為冬官之五年夫

太宰六官於天子之為理一作亦澄泓而清洪流者故列

于斯志之末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五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

雜文十

明道

金鏡一篇

讀荀卿子一篇

訟忠一篇

雜說一

通儒道說一篇

儒義說一篇

相孟子說一篇

寓衛人說一篇

仲由不得配祀說一篇

鍼子雲時說一篇

詰鳳一篇

大儒評一篇

明道

金鏡

唐太宗

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跡
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爲唐虞之至治未嘗
不留連讚詠不能已已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慄
慄然兢懼如履朽薄然人君在上皆欲永享其萬乘之尊
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趣興滅不同者何也蓋短於自
見不聞逆耳之言故至於滅亡終身不悟豈不懼哉觀治
亂之本源足一作是爲明鏡之鑒戒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
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
禍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社稷安有危亡之覆一作憂
持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哀哉若以遨
遊將爲任使以任使將爲遨遊豈不善哉古人言舜禹不

愛於聲不貪于色予謂不然將爲愛也人云桀紂耽于聲
色予將爲不好也何以知之然桀紂命不終于天年樂不
終于一世以此爲不好也舜禹壽命於終樂畢於世予謂
之愛也夫人有強躁寬弱之志愁樂貪慾之心思情有聰
哲之才此乃天命其性有善有不善者也由是觀之堯舜
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平此稟其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爲
炮烙之刑剝孕婦剖人心斲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立爲
長夜之飲此其受於天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乎折
衷不在乎偏射一作邊枕吳起曰昔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
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寬以濟猛
猛以濟寬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況於左道乎何況於不

仁乎為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為君以萬邦為意理
 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
 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廣不可以
 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大鯨出入必廢遊波之功鴻
 鵠沈泥定無陵空一作雲之効若使各令遂志一作
若使各令遂志古人云欲構大廈者先擇匠然後棟材為
 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為棟梁以
 小材為榱椽一作榑所有中三字亦作尺寸之木無棄此善
 治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樑國家亦然大德為宰相亦國家
 之棟梁也予思三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之一作君有所
好民必從之在上晉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精遊獵馳騁之人遠臻

存意管絃鄭衛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為
 忠者必少一作開諛諛之道為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猶噐
 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噐不在於水以是而言足為求誠
 夫玉不琢不成噐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郟子文王學
 於號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凡人者乎治主思賢若農
 夫之望歲哲后求才若旱苗之思雨亂君疾勝已如讎視
 不肖如子懷之中心何日斲忘王莽偽行仁義之道有始
 無終孫皓權施恩惠之風有初無末二子猶膠船之泛巨
 浪一作流毀在不遙若駑馬之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
 升不盛石小智不可謀大一作小升不可以盛巧詐不如
 拙誠信非謬矣有明主有闇主高祖攝衣於酈生比干剖

心於辛紂殷湯則留情於伊尹龍逢則被誅於夏桀楚莊
暇隙而懷憂武侯罷朝而含喜闇主護短而求愚明主思
短而長善觀高祖殷湯仰其德行譬若陰陽調四時會法
令均萬民樂則麒麟呈其祥漢祖殷湯豈非麒麟之類乎
觀夏桀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時令不行寒暄失序則益
獸肆毒蟲螟爲害夏桀商辛豈非猛獸之儔乎予以此觀
之豈非大道之類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世有七
年之旱剪爪爲犧千里降雨一作雨降太戊之時桑穀生朝懼
而修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一作哉
或云爲君難或云爲君易人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權
用人之才用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之實易論

之實難何者輕陵天地衆精顯其妖忽慢神靈風雨應其

暴一作異

是以帝乙有震雷之禍殷紂致飛沙之焚多營池

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田荒業廢兆庶凋

殘見其饑寒不爲之哀覩其勞苦不爲之感苦民之君也

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一作給是上無暴令之徵

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

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爲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爲未易已之

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爲

失材知惡不黜則爲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

公綽優於大國之老一作臣子產善爲小邦之相絳侯木訥

卒安劉氏之宗齋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捨短取長然後

為美

一作善

夫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性不同古今奔馳

貴賤不等為上之孝與下豈均上則匡國寧家志存崇禮

下則承顏悅色止存敬養虞舜孝也不為慈親所安魯參

仁也不為宣尼所善孔子曰子從令者不得為孝臣苟順

者不得為忠如斯之例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履道戮孔

懷以安國周公是也順上心而安身隨君情以殺子易牙

是也棄已之命安

一作存

君之身紀信是也挾國謀事以報

私讐袁

一作爰

益是也子

一作挺

身而執節孤直

一作立

而自毀

屈原是也外顯和睦之端內懷湯火之意宰嚭是也忠諫

之道以此觀之足為永鑒

一作鏡

白起為秦平趙乃被昭王

所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為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吳翻

遺趙王所戮伍胥

一作員

竭力

一作誠

為國終罹賜劍之禍乃

是君之過也非臣之罪也至若趙高韓信黥布陳豨之儔

此則自貽厥釁非君之濫刑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

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固

一作國

君處臣危亡之地

豈是相酬之道也為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背

道違禮非惟損已乃為賢人之所笑卑身勵行實為君子

又為庸夫之所譏越品進官其類必為深怨偏與人語眾

望以為曲私任使賢良則為偶得委仗庸夫則言愚闇言

數則謂

一作為

太繁辭寡則講道薄恣情忿怒則朝野戰慄

番心寬恕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四海之

內莫非王土要荒為枝葉畿內乃根本古人云皮之不存

毛將安傳當使本固根深委之內相而伊尹傳說人一作世所希逢至如鎮積水之塞守飛雪之邊而魏尚李牧當今罕遇遣人遠撫則眷戀而不忍斂而不遣則枝葉落而不存二宜之間致心何所一作在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爲上猶然何況臣下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畧陳梗槩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語云勞者必歌其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文藻但學以爲已聊書下所盡所懷想達見羣賢不以爲嗤也

讀荀卿子說

韓愈

始吾讀孟軻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子而已矣晚得

楊雄書蓋尊信孟子因雄書而孟子益尊則雄也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乎世周之衰好事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有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其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予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集作孟氏醇如也荀與雄文大醇而小疵

訟忠

牛僧儒

春秋周大夫萇弘之城成周也晉女叔寬謂弘違天不免也國語衛彪傒又云萇叔支天有咎也支天壞違天也人道補天反常也誘人城周誑人也左丘明皆然其言某以爲一言喪邦其例由斯矣若是則帝王不務爲政而務稱天命下不務竭忠而務別與衰矣雖欲不亡其亡固翹足而俟矣必謂天壞不支自古無中興之君乎衰運不輔自古無持危之臣乎殷太戊周宣王胡以承天壞而興乎殷傳說周吉甫胡以持衰運而壽乎二君二臣天豈私之乎且後謂臣謀其君爲違天則危而不扶爲順天乎人道補天爲反道則舍人徵天爲合道乎誘人勤王爲誑人則勸人叛王爲信人乎辭之悖亂有至是者夫人道邇也忠者

人倫紀綱也天道遠也談者人倫虛誕也假天道以助人倫猶慮論誣於失也况舍人事徵天道棄邇求遠無裨於教者也又謂不得終果由支天壞也則趙高秦之助壞者也董賢漢之助壞者也曹爽魏之助壞者也賈謐晉之助壞者也咸家族身戮者天不壽之夫天之所與豈有親者以道承天則天無壞者以亂承天則天無支者故支壞非天也興衰由人也但有人不支而敗無天不可支也嗚呼弘無殷宗周宣以任之位卑大夫不爲王卿士卒令強晉迫脅非道殘勦士死難於弘爲得矣柰何丘明不譏周殺忠臣所以國危也晉殺王臣所以國分也但紀弘之戮死是神虐後叔寬反常之說也謹按魏子賞賈辛以定王室

也夫子曰其命也忠當有後于晉國也賞忠有後則身終
不謂反一作支天戮也是知丘明謬聞偏見失聖之旨甚遠
恐史冊久謬誣惑爲臣者將求事之得不以文字申訟哉

雜說一

通儒道說

李觀

古今儒家多棄黃老豈必乎天德未必者道上聖存於中
而外施訓凡仁義禮智四者流於道道外而流於道以四
化外俱復于天下爲義農不道而上德則堯舜並知至德
則不列於聖教決無四數矣凡駢行之爲仁爲義爲信爲
禮片行之爲德愈德臻靖爲道故二爲儒之臂四爲德之
指若忘源而決派薙莖而掩其本樹難矣則冲虛利害于

本末然老氏標本孔氏回末不能充過者自中而息豈前
無路哉及列氏莊氏展而針之空清泊中非典經與家風
鄙而窺外俱達詛也

儒義說

來鵠

天下之命修文士曰儒士其言書曰儒書是謬久矣夫儒
者可噐之士之號矣何者以其不達於事濡滯焉且以詩
書之法未嘗言以周易春秋之文未嘗載斯明矣唯論語
言當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禮記儒行篇如是非仲尼之
言也夫聖人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賓主之法而已
矣是儒者無定不約其事而制之何必曰儒苟若是則曰
儒曰佛曰道何恠耶夫士之出也進道德行禮樂以治其

身心能語言明仁義則曰儒士不善而爲武夫夫控弦荷
戈賤隸之徒也苟修其文而不知武烏得爲君子孔子曰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備者必有文事夫文所以遵乎
忠孝若武所以戢乎叛逆二事之用以求于是而已某是
知古今之人慮或未精故也輒建斯議以爲世式

相孟子說

孟子之愛人也細緣其言而不精以爲習而有利則心唯
恐其利至於傷人則曰術不可不慎也嗚呼術焉得慎慎
則情背也心則可慎慎則惟術之惡而不利其傷也爲仁
人之心由術使之可動則咎繇之術治黥割也而咎繇豈
利人之刑周公之術治纒經也而周公豈利人之喪以爲

愛人者必有其備故也術善可以化其心歟則師之術所
以遵善也潘崇因師以殺楚子醫之術可以治生也晉人
因醫以躄衛侯是師醫之所術豈不慎歟然而亦何嘗心
之善歟果以利能固人心而唯禁其術則函不衛無敵之
體是亦利其敵也巫不祝非病之人是亦果利其病也豈
矢匠之心而已矣旣以爲不利而動心則矢匠一作人之利

亦不欲殺函人之利亦不欲死已有心矣然良其工不得
不有時而利其殺與死也以孤矢所以威天下則征不義
而後可殺也棺槨所以封中野降殺有禮而後死可利也
嗚呼爲臣而倍叛爲臣而倍葬其家人之心畏其情背也
故術烏可使民慎古人濟其備所以教天下之愛也故尊

生送死愛道盡此而孟子之愛也細爲誅矢匠之意歟聖人所以使匠人一作函人也愛盡其道何如

寓衛人說

李甘

於衛有人焉汙羣索獨師聖友賢不明於諸子間或從孟軻游在貧逃官將仕不妻宜若狂然鄉之君子以言譎曰若雖不明於諸子然且從軻軻爲書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今聞若推養於弟避媒竄祿聖邪孟軻邪俱不識也對曰此吾母也吾母教我曰無以貧故不擇官滋汝以偷也無以養故不擇婚滋汝以累也孝在便吾心也孝不在便吾身也愉愉授枕者便吾身也孳孳受道術者便我心也若便然汝不見馬

牛羊豨乎同費芻豢也馬牛則免也羊豨則不免無他牛以耕免馬以駕免豈惟芻豢爲然人有大焉汝當勤其道者也我對曰某聞會盟則牲馬宗廟則犧牛如此不以免柰何吾母嗟曰汝誠得列於會盟薦於宗廟雖不免吾言謹我固受教於吾母矣不然我何以得專此如牽人言而戾毋心不知其子也鄉之君子退曰吾聞曾子能養志者也若人曾子哉

仲由不得配祀說

來鵠

語曰民生於三視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惟其所存則致死焉孔氏之徒曰聖也賜辨也商賢也子我才也會閔孝也及諸子言志夫子皆性而從之唯由教而勵之

以成也故夫子訓由而功倍始衣戎服則攝齊始衛以劍則衛以仁爲蒲宰勞民以簞食壺漿孔子恐私以食饋民是明君之無惠使子貢止之其於教亦至矣由也誠宜葆死焉以俟乎致保身以全乎用何取臨於衛門非召忽之死而至盡疑作盡聖人之心嘆曰自吾有由惡言不聞於耳嘗圍於陳蔡胡以不如衛之於夫子邪且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耻之夫諸侯有塹壘以遏寇有甲兵以禦侮而小白猶能爲辭其耻而終爲霸主以救之矧夫子纍然若喪家之狗無塹壘無甲兵脫載爲宋衛所暴匡季陵劫則由也不得施其後浪死於燔臺何齊桓能救異侯之耻而由反不能終緩孔子之窮使夫子以由在則曰

惡言不聞於耳今日一作也豈惡言不日聞乎又奚用白羽若月赤羽若日之多爲哉祭法曰捍大患則祀之素王道窮患非大乎由不終捍豈爲祀乎賜曰商汝何無罪今由也而汝亦何無罪宜貶其祀以觀來者

鍼子雲說

前人

或曰楊子雲不思堯舜成康之世而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之時豈儒者之爲邪曰雄誠得素臣之事矣夫居四海之安處九層之高上鑿沖漠下瞰苑囿旣其靜息則必思事云亭追軒穆者矣列多士之朝齒無用之秩才畧不用名表莫聞旣其靜息則必思征虜功效雍丘者矣斯皆君臣居位之高下而所思則治亂亦不同蓋位之極者思

冲漠而欲無爲也位之下者思功伐而欲有爲也無爲誠
君之體有爲誠臣之事如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
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楊雄則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
之時噫孔子真素王楊雄真素臣哉孔子思三代之英是
猶處尊位而道極事云亭追軒穆者也雄之論不遭蘇張
范蔡之時是猶居散秩而才閑思征虜功效雍丘者也素
王誠得主體素臣誠得臣事然臣事何事邪曰子貢使吳
越孟軻闢楊墨皆事也今不知雄思蘇張范蔡之時者其
欲自爲蘇張范蔡之人邪其欲折以正道使弭兵擴文歸
吾域邪苟自爲蘇張范蔡之人則叛矣又何臣事哉

詰鳳

陳黯

嘗得楊雄去君子在理

文粹
作治

若鳳在亂亦若鳳謂隱見之

得宜也將欲神之以爲鑑逮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

句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旣不能去之又禍及

文粹
作及

乃爲斯

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是邪果若是則鳳遇矰繳而
猶回翔其間邪夫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其道道之不行也
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
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投簪高
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譽惡
德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扶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
則向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爲誣鳳也哉雞常禽也晦曉
而不昧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邪噫言之不思

有如是邪或曰古之人臨危制變亦有權焉雄知莽之不
可臣也故矯為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子何過之深歟
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
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
去之曾不聞矯為其辭以求庸於是文粹作魯雖仲尼日月其
德人之不佞然揚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為事得
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放從文粹作從教邪且已不能信
人况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豈斯言
可欺也哉

大儒評

陸龜蒙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為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儒

不可

文粹作而何

然李斯嘗學於荀卿入秦于始皇帝并天下

用為右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復下令

集作禁

曰天下

敢有藏百家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

於弟子自仲由冉求以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曰

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

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為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

孰謂况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也雖斯且五刑而况

况字集作苟矧

得稱大儒乎吾以為不如孟軻

文苑英華 卷第三百六十 終

